

台灣「四年級」預官作家的軍旅書寫： 以小野、渡也、吳鳴為例

許劍橋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cambridge@ntin.edu.tw

摘 要

1951 年台灣首度發布徵兵令，當兵成為台灣男性的義務，年滿 18 歲，一定得當兵。但義務役軍人不是職業軍人，僅暫時擁有軍人的身分；而預官，限定大學畢業才能報考，錄取率低，過去被視為「精英」。本文以曾任預官的「四年級」作家（民國四〇年代出生、戰後台灣出生的第一代）：小野、渡也、吳鳴為例，討論軍隊如何讓大學即有名氣的文青成為軍人，以及他們在軍中的自我調適。本文發現，軍隊以集體分發的物件來取代個人物件，「中斷」青年原生世界的自我；同時，讓個人無法掌握軍隊行動，但又須全力配合，便利軍隊將青年塑造成符合其機制的物件。軍中以勞務、體能訓練為主，和大學的知識活動不同，讓預官作家因為不熟悉而感覺羞愧；加上體能文弱，令其在軍中的年齡感受，早衰於軍隊外的社會。預官透過和同袍稱兄道弟，在軍隊找到立足點，而書寫，也成為受傷時，抵禦病痛的抗戰方式。三名預官作家的書寫透露出視從軍報國為榮耀，以及認同「陽剛勇猛」的男性氣質，印證國家透過軍隊進行性別化的治理，成功的將軍事目的以「成年禮論述」，合理化的嵌進台灣男性的人生。

關鍵字：軍旅書寫、軍旅經驗、小野、渡也、吳鳴

一、前言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1951 年首次發布徵兵令，自此，台灣男子開始遵循〈兵役法〉¹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於「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第二條），除非在學，都會收到徵集通知，在月台上列隊等候入營專車，駛向彼時二至三年的軍旅生涯。²倘若按國防部所預定，2018 年起全面募兵，前述滿載「哥哥爸爸」的專車往返已橫跨 67 個年頭，「當兵不當兵，這不是一個選擇題」³之必然性，銘刻在台灣民眾的人生期程觀與性別想像中——當兵的強制性，透過「成年禮論述」合理化的嵌進台灣男性的人生；排除「身體畸形、殘廢，或有痼疾不堪服役者」（第四條）和「曾判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者」（第五條），讓「役畢」，「順理成章」的延伸為工作徵才或嫁娶的標準，未當兵的男體是日常生活裡被質疑、調侃的對象；而以國家層次凸顯性別分工，亦連結主流文化推崇的陽剛氣質。⁴本文欲問：軍隊的控制意涵為何，置身其中的男性如何調適與回應？

檢視研究台灣軍旅書寫者，多聚焦五、六〇年代文壇的洛夫、商禽、痲弦等人及其作品，⁵這些作家屬於隨國民政府遷台的職業軍人；又或者鎖定作品中呈現二戰期間被日本政府徵召上戰場的台籍「志願兵」⁶、因國共戰爭敗退來台的「老兵」之離散經驗和國族認同研究。⁷本文感興趣的是：在義務役制度施行下，男子脫離「老百姓」⁸的「階段性」軍人身分，於書寫時，會如何呈現人生旅途這段預料中的歧出歷程？因該制度已進

¹ 有關〈兵役法〉的內文和修訂、沿革，可見「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F0040001>）。

² 〈兵役法〉第 15 條：「陸軍為期二年，海空軍為期三年，期滿退伍」（1959-2000）。

³ 「六年級」作家許正平（1975-），依然寫著〈當兵不當兵，這不是一個選擇題〉（許正平，2006：135-137）。

⁴ 以性別觀點分析台灣兵役體制的論述，參考裴學儒〈軍隊文化、男性氣概與性傾向壓迫〉（2001）、高穎超〈做兵、儀式、男人類——台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2000-2006）〉（2006）。

⁵ 如劉正忠〈軍旅詩人的疏離心態：以五六十年代的洛夫、商禽、痲弦為主〉（2001a）、劉正忠〈軍旅詩人的異端性格——以五、六十年代的洛夫、商禽、痲弦為主〉（2001b）、劉志宏〈一九五〇、六〇台灣軍旅詩歌的空間書寫——以洛夫、痲弦、商禽為考察對象〉（2010）、蔡豐全〈台灣當代戰爭詩研究幾個可能的取徑：文學、文化、傳播觀點〉（2009）。其中，唐捐（劉正忠）另編有《臺灣軍旅文選》（2006），其序文〈身體與文體之兵變〉，對台灣歷年軍旅書寫，有梗概論述。

⁶ 如張雅惠〈決戰時期台灣青年的心靈圖像——以周金波「志願兵」為主的討論〉（2004）、莫素微〈戰爭、同化與階級——周金波著《志願兵》與公民身分的追尋〉（2007）、吳亦昕〈從「南洋」照見自己——論陳千武「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系列小說〉（2009）。

⁷ 如梅家玲〈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2001）、饒博榮著、李延輝譯〈《龍天樓》情文兼茂，不是敗筆——王文興對官方歷史與反共文學的批判（節譯）〉（2001）、王德威〈老去空餘渡海心〉（2004）、錢弘捷〈戰後台灣小說中老兵書寫的離散思維〉（2005）。

⁸ 軍隊文化常以「老百姓」稱呼非屬軍人身分的一般民眾。如小野寫和同袍間的對話：「要當兵，就要到前線。像你這樣，是活老百姓。」（小野，2013：176）

行多年，不斷隨時代修法有不同面貌，⁹本文選擇「四年級」、考取「預官」且有軍旅書寫之作家作品進行討論——「四年級」（民國四〇年代、西元 1951-1960 年出生者），為國民政府遷台與戰後出生之第一代，生於台灣，服役時間多在 1970 年至 1987 年解嚴以前，對應著的，是 1958 年八二三砲戰後台海長期的和平狀態。¹⁰至於「義務役預官」，指通過預官考選成為部隊幹部者，其資格因限定大專畢業才能報考，加上錄取率低，當時被視為「精英」。¹¹

那麼，當大專生成為預官，文青變成兵，身分、環境的大改換，讓腹有詩書的大專文藝青年，「從線裝書到 M 十六步槍」（吳鳴，1984：45-46），他們如何以書寫處理軍旅經驗？本文選定三名「四年級」預官作家為觀察對象，分別是：小野、渡也、吳鳴。其簡介如下表：

表一 台灣四年級預官作家資料彙整

作家	生年	生地	服役時間	服役地	預官時學歷	軍旅書寫
小野	1951	台北	1975-1977	龍崗	臺灣師範大學生物系	《生煙井》（1977）
渡也	1953	嘉義	1985-1987	中壢	文化大學中文博士	《不准破裂》（1994）
吳鳴	1959	花蓮	1981-1983	金門	東海大學歷史系	《湖邊的沉思》（1984） ¹²

這三位「四年級」弟兄，曾先後抵達高雄鳳山步兵學校接受預官訓練，之後分發至不同地方服役。彼時軍隊呈現出何種景觀，如何讓他們成為軍人，他們又是如何調適？以上，是本文的切入點。

二、作為全控制機構的軍隊

軍隊，被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納入其指稱的「全控制機構」（total institution），原因除了軍隊於空間與外界有實體、嚴密的阻隔；更重要的是，它令處境

⁹ 例如 2000 年開始施行的替代役制度，以社會服務取代軍事服勤。

¹⁰ 1958 年 8 月 23 日黃昏，中共砲擊金門，兩個小時發射近六萬發砲彈。此後砲擊時密時疏，至 10 月 6 日中共宣布停火一週，期滿再延長一週，至 10 月 25 日中共宣布此後只在單日砲擊，危機大抵落幕。西方史家稱此為「第二次台海危機」（the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台灣稱為「八二三砲戰」，大陸則稱為「砲擊金門」（張淑雅，2010：2）。

¹¹ 「第一期預官結訓的高材生，都是民國四十一年六月畢業的全省應屆大專生，共計 1045 名，皆是全省各地的精英。由於早年大專畢業生，物以稀為貴，各地政府機關都視之如瑰寶」（陳青松，2002：130）。

¹² 本文主要討論吳鳴的軍旅書寫作品為《湖邊的沈思》（1984）。但近年吳鳴於《人社東華》（線上刊物）和「吳鳴部落格」發表的〈從特遣兵到大學教授——吳鳴〉（2005）、〈鳳山步校，攻不下的七一四高地〉（2006），內容亦是回憶軍旅經驗，與本文主題相符，故納入討論。

相同的一群人共同過著封閉、受正式管理的生活：

在現代社會裡，一個基本的社會安排是：每個人往往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參與者，在不同的權威底下睡覺、玩耍、工作，並沒有一套全面的理性計畫。而全控機構最主要的特色在於把人的生活裡上述三個主要層面的疆界瓦解。首先，生活的各個層面都在同一個權威底下，在同一個空間裡執行。第二，所有成員各階段的日常作息都和其他一大群人一同進行，這些人都被以類似的方式對待，做的事情也都大同小異。第三，日常活動的各個階段按緊湊的時間表操課，一個活動接著另一個活動，而且整套課表都是由上層人員照著清楚的規定執行。最後，這些強制的活動都被放在單一個理性計畫裡，目的就是要達成機構所意圖的正式／官方（official）目標。（厄文·高夫曼著、群學翻譯工作室譯，2012：12）

但，在進入此備受全面性監控的體制以前，本文研究的主角——義務役預官，乃早期台灣稀罕的大學生。除了是「精英」的知識分子，當兵前大學校園的豐富多姿，自主、自由，以及社會網絡中的各種角色，一旦脫去學士袍、向當時訴求「反攻大陸」、「保衛台灣」的軍隊報到後，這三位預官弟兄將遇見怎樣的軍隊景觀？

小野的第一本散文集《生煙井》¹³，「輯一」為小野就讀師大期間和教育實習階段所寫，「輯二」才展開當兵隨筆。前後並置，恰成對照：大學生小野直抒：「大學生比中學生擁有更多的自由，其中一項自由，便是『蹺課』……偶爾有些不喜歡聽的課蹺它一次也無傷大雅吧？」（小野，2013：32），並坦承曾在某堂課「與周公大談我國少棒揚威國外」（小野，2013：32）；但預官小野則描述一回駐紮荒郊的情形：

除了幾個衛兵外，其他的弟兄都在車輛裡打起鋪蓋開始輪流睡覺。我小心翼翼的回到指揮所，伴著我的，依然是那張軍事地圖和一架電話機。蟲聲、露氣填塞著寂寂黑夜，從四面八方的墳地裡逐漸的、逐漸的滲進我的毛孔，我打了一個寒顫，……鈴聲大作——在深夜裡，像戳破了凝聚著的露氣，鬼魅般叫人心悸，我知道，在如此天候不良的黑夜裡，又有新的任務了。我派衛兵把熟睡的弟兄給一一叫醒，很迅速的，引擎發動的聲音從四處相思林的隱秘處響起，車燈亮起在叢林裡，我拿起桌上的步槍，收起馬燈……。 （小野，2013：132-133）

那簡陋的歇息處是墳地，且儘管是「天候不良」的「寂寂黑夜」，任務臨時交辦下來，仍得迅速再出發。至於戍守金門的吳鳴，也心有戚戚焉的在〈風雨水頭行〉寫過類似的狀

¹³ 《生煙井》1977年由遠流出版。本文引用2013年的第三版。

況：

忽然接到任務要去烈嶼，坐上吉普車就往水頭行去，連早餐都沒來得及吃。常常是這樣，任務突然來了就出發，事前也沒有什麼徵兆，又不能說與人知，就這樣忙碌奔波著，為了戰爭的行業，為了國家，東南西北地跑著，有時連我自己都不知身在何方？（吳鳴，1984：122）

換言之，人們入伍服役，「他們不光是被官僚人員督導指引或是定期檢查（像許多勞資關係那樣），而是監控（surveillance）」（厄文·高夫曼著、群學翻譯工作室譯，2012：19）。義務役軍人被排擠在決策知識外，經常感覺到任務的突發、對目的地的無知；「這樣排擠被收容者的目的是為了讓工作人員和他們之間區隔出一段距離，好讓他們能夠控制住被收容者」（厄文·高夫曼著、群學翻譯工作室譯，2012：15）。所以，無怪大專畢業的預官吳鳴竟會發出這樣的聲音：「有時連我自己都不知身在何方？」，無能定奪自己的存在。

畢竟，「原生世界」（home world）衍生出的「表現性文化」——某種生活方式、某種穩定的社會安排所形成的自我觀念，入伍後即發生中斷（leaving off）。作為全控機構的軍隊，強勢剝奪了預官過去的角色：大學生、兒子、兄弟、丈夫、男友……老百姓。這從法令規定犯罪者若是現役軍人，需另受罰則更重的軍法審判，即見端倪。¹⁴

於是可以聽見，預官小野的二姊原為了最親暱的弟弟能參加自己的婚禮，特別將大喜之日選在小野無需值星的假期，但外部世界的計畫永遠無法和軍隊齊步走：

在婚禮即將舉行的前四天，我在營區收到一紙命令，要我參加一項訓練，而十一月十二日正是其中的一天。我接到命令後，真傻住了，因為訓練期間是不能請假的，那麼，二姊的婚禮是去不成了。伴郎不當，還有弟弟可以臨時走馬換將，可是這一天是二姊特別為我挑選的啊……雖然二姊能諒解軍令如山，但是我興奮了兩個月，連婚禮都無法參加，自然是有些難過。（小野，2013：202-203）

喜帖如此，喪事亦然。1981年7月入伍的吳鳴，10月正在上野外課時，接到父親車禍往生的電報。喪假七日匆匆，後續的悼亡民俗無法歸家參與，僅能在軍隊裡寫下〈遠簡〉，聊表追念：

¹⁴ 《中華民國憲法》「第九條」：「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法審判」。

日前姊姊來信說你就要做對年（周忌）了，問我能不能回家去？爸爸，我現在是軍人，戍守外島，回去怕是不能夠了，可是，爸爸，我會燃一炷香向你祭拜，就當做我已經回到家裡了吧！媽媽說做七的時候我都不在，百日時候我也不在，現在做對年了，要我一定得回去一趟，可是，爸爸，穿上軍服，此身已非我所有，相信你在九泉之下也會諒解的吧！你一向最疼惜我呵！爸爸，我多麼想回去，可是我不能夠。（吳鳴，1984：43）

軍隊和外部世界之間架起的阻隔，成為削減「我」的力量（小野：「是不能請假的……是去不成了」、吳鳴：「可是我不能夠」）。這麼多的「『我』不能」，相對於軍隊外的社會生活，個人會不斷地為自己安排角色，確保這些角色不會妨礙到他們和其他角色的聯結。至於軍隊，因為讓軍人和外部世界分離，所以會發生角色的剝奪，如吳鳴的說法：「此身已非我所有」，只能遙祭逝去的父親；或者像小野，在軍中對新嫁娘的姊姊寄予祝福。

此「『我』不能夠」的「中斷」，由甫入軍營個人物品即需卸除，改以標準化和其上清楚標示為軍隊所有之物品來替代，最明顯易見。因「個人的所有物和自己具有特別關連，人們對它投注情感，甚至這組『身分套件』（identity kit）就是確立『自己』之物，所以這類個人物品最重要的並非是物質性的東西，而是自己的全名」（厄文·高夫曼著、群學翻譯工作室譯，2012：22-28）。當男子一併換穿集體配發的鋼盔、綁腿、野戰服，身分套件的喪失，泯除他們原本對外展現的個別差異形象，強制性的被重塑成一致性的物件，讓軍隊順暢的推展其任務操演。所以，一旦有人是群體中的異端，自然遭遇磨難，吳鳴的散文就提及剛入伍時，因為軍鞋沒有他的尺寸，只得先穿「自己的」涼鞋受訓，即使是非刻意的保有外部世界的身分物品，依然令他備受長官刁難：

張勇班長把我叫到士官室（班長室），要我背貼著關上的木門。

.....

「你參加十八羅漢幫？」

「報告班長，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還狡辯，我們已經查過你的資料了。」

「報告班長，我都大學畢業了，而且考上預官，怎麼會是十八羅漢幫？」

.....

「我跟你說，這裡是部隊，不管你在外面是什麼，到這裡來你就給我乖乖的，不要給我要皮條。」

「報告班長，我沒有。」

「你腳上穿的那個是什麼？能看嗎？」

「報告班長，那是隊上沒發鞋子給我。」

「你還狡辯！一號就會穿球鞋，你就不會，你什麼東西？」

「報告班長，我是人，不是東西。」

「好！你是人，我會讓你變成不是人。你給我乖乖的，不然會要你好看。現在出去。」（吳鳴，2006）

這句「我會讓你變成不是人」的「非人」修辭，正好擊中全控機構的被收留者（軍人）在被剝奪「自我」後，如同鋼盔、軍鞋等「東西」，是隸屬於軍隊所有，被編碼進國家機器中。渡也曾經以詩處理〈收假〉時從外部世界回到中壢的軍營時，必須重新將自己「中斷」的調適歷程：

每一次收假
搭火車回中壢
總覺得有什麼
忘了帶著
我在車上仔細檢查裝備證件
軍帽草綠服野戰皮鞋……
識別證補給證……
原來，少了一顆
心

原來心從未收假，也沒有離營
在入伍前，入伍之後
始終留在家裡堅持
不肯出門
軍人一切按軍隊規定
只有心
想妻子母親家……
只有心不聽從指揮
不服從命令（渡也，1994：126-127）

收假前在車上仔細檢查的裝備：「軍帽草綠服野戰皮鞋」、「識別證補給證」，就是這些物件，讓詩人和原生世界的自我發生斷裂，導致每回收假，當他把這些物件拼湊成軍人的那一刻：「總覺得有什麼／忘了帶著」——「原來，少了一顆／心」。那「心」，是斷裂後留在軍營外（「在入伍前，入伍之後／始終留在家裡堅持／不肯出門」）的「自我」，是公民社會裡的高級知識分子（渡也取得博士後才入伍），是擁有決斷能力、自

主權、行動自由的「成年人」（渡也 33 歲當兵），所以「只有心不聽從指揮 / 不服從命令」。

但，作為全控機構的軍隊行使瓦解的行動，恰恰就是要使「自我」的決斷能力喪失、願意聽從指揮和服從（「軍人一切按軍隊規定」）。渡也的詩，再現了軍中（「在裡面」或「身在內部」，on the inside）/ 營外（「出去」或「到外面去」，getting on the outside）的分野。這道區隔，在軍隊及外部世界之間製造出一股張力，讓軍隊利用這股張力來施行控管。所以儘管詩人如何的「想妻子母親家」，「每一次收假」，還是乖乖的「搭火車回中壢（軍營）」、「在車上仔細檢查裝備證件」；雖然暗自地說：「只有心不聽從指揮」，但意思也是，其他的，都已悉數聽從於這個全控機構了。

三、預官作家的個體調適

當然，預官不是只被動的接受軍事訓練，他們更透過與軍隊的互動、協商、甚或抵抗，在這些展現能動性（agency）的行為中，逐漸型塑成軍中的自我（self）。尤其軍隊是一個經過「組織化」（regimentation）規定「一群同儕吃喝拉撒睡」的機構（厄文·高夫曼著、群學翻譯工作室譯，2012：17-18），所以預官除了置身在分秒為軍紀貫穿的場域，他更實體生活於「英雄好漢在一班」的情境裡，因此預官作家作品中有諸多和「弟兄」相處情況之描繪。例如小野：

在「妥協」與「包容」二者之間，我常要自己學著採取第二種方式和弟兄們生活。甚至於在語言上，我也「修正」了一些。晚上閒著的時候到福利社灌兩杯米酒，就向他們學會了各種划拳、吆喝的方法，八仙、九怪、雙砲台、單刀赴會、五關斬將——總也是眯著微醉的雙眼，紅著臉，直著脖子喊，那時就不用披上一些虛矯的外衣了。（小野，2013：179）

或者吳鳴：

我的生活開始有了轉變，我拓展生活的領域，和隊上的弟兄們一起喝酒和談一些故鄉關情或女人什麼的。（吳鳴，1984：110）

通常所謂「適應」，為一種由上而下，如役男被強制性的改變自己、去配合軍隊體制的預設。但軍中還存在著另外一套「次級調適」（secondary adjustment）的系統，也就是軍人透過檯面下、非正式的行為，在不直接挑戰階級或制度的情況下，獲得生活的滿足。像

是：結拜兄弟、熟悉部隊潛規則、長官默許的尺度、弟兄間的約定等。這種次級調適讓部隊裡逐漸被剝除自我的軍人，覺得自己還能部分的掌控環境和自身，有時候還幾乎成為自我的立足點，例如小野說他是採取「包容」的方式和弟兄生活。所以，預官作家放下「大學生」、「知識分子」的身段，和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漢乾杯、划拳、用其聲腔閒談，都屬於一種次級調適，這在一個具體封閉的場域裡能造成再組織的效果，因為彼此鮮明地感受到共同的命運，形成特殊的團結性。

在台灣，服兵役的義務屬男性獨有，故「同儕」為單性；再者，他們換上同款的草綠色制服，喪失原本的形象和自我，被重塑成合於軍隊的物件。表層整齊劃一的軍隊秩序之下，內容其實駁雜：役男的年齡、族群、職業、教育程度，均不同。師大畢業的預官小野，曾遇過「調來的一個士兵希望能多認識一些字，我每天自動教他寫五個字」；小野的專業主修是生物和教育，隊裡其他人則是「羊仔搞電器、阿福在家具行當師傅、阿魁是裁縫師，還有做皮鞋的、油漆的、廚師……」（小野，2013：182）。升學制度裡的佼佼者預官，來到這個大異於他熟悉的外部世界的軍隊，心中勢必湧現衝擊，且聽小野的記述：

分發到部隊後才見到許多我完全沒有接觸過的人和光怪陸離的事，才是我成為男人的第一大步，天天考驗著我們這批被老士官們嘲笑沒有打過戰的大專生。我的第一個考驗是半夜一個新進士兵來敲門，他說他在外面還有尚未解決的事情，想向我請一個晚上的假，但是他會翻牆出去翻牆回來，……我望著他熱切的眼睛，用江湖的語言說，我用自己被判軍法來賭對你的信任，這是我們男人之間的義氣。……下一關更嚴峻。有個士兵因為不服被禁足，不能外出回家見老婆，趁著酒意在站衛兵時將步槍的子彈上了膛，他大吼大叫說要和連長、排長同歸於盡。那天正好輪到我是值星排長，身上斜披著一條值星紅帶，我鼓起勇氣邊說話邊走向他，也是用江湖語氣。……我退伍時和這個士兵喝酒喝到醉，我扛著他回到軍營，他吐在我的背上，我繼續扛著他走進軍營。（小野，2013：10-11）

固然，軍有軍法，但從前引文中士兵和軍隊規則的依違互動，驗證了「次級調適」可能是人在軍中更血肉的存處實況，也是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的立足點。江湖語言、兄弟的情義約定，發展出相互支持、化險為夷的命運共同體。

這麼一來，原生世界的自我，一層層的剝落；曾經光環的學歷（師大）、專業知識（生物學），在軍隊均不適用。無怪《生煙井》中，預官小野頻頻發表「知識無用論」的感慨：

跨出知識的樊籠，和比自己小幾歲的士兵混在一起，才真正發現自己的無能。他們吃自己養的豬、種的菜，能夠在一片荒蕪的土地上，輕而易舉的蓋幾幢營房或建一座規模宏大的博愛堂。而我呢？……國家授給我軍官的階級，難道就只因為我比他們多啃幾本洋裝書，能夠在講台上面不改色、口沫橫飛的大談「經世濟國」的大道理？（小野，2013：163-164）

和士兵接觸越久，越覺得大學教育的實用性令人懷疑。他們擁有起繭的雙手，和玻璃割不破的厚腳掌，有一技之長，而我們所有的是什麼？我向他們學習「生活」，懂得「人情世故」，而我能給他們什麼？（小野，2013：181）

小野對自己產生質疑，正是全控機構的計畫／技藝——要求他做陌生的事，消滅個人原本的身分。當大學精英帶著外部世界形成的自我觀念進到軍中，原本支持他的社會關係、穩定的系統被徹底消滅，自我開始經歷一連串的屈辱，畢竟能夠大談「經世濟國道理」的大專預官，面對軍隊主要從事的勞務性工作：養豬、種菜、蓋房子，卻是束手無策。

除去勞務工作，沒有戰爭經驗卻處於備戰狀態的軍隊，另外要從事的，就是體能訓練。吳鳴回憶鳳山步兵學校的情況：

幾乎全部野外課，佔受訓課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野外課主要在七一四高地上，每天我們走過先鋒路，到達七一四高地，開始一天的操練，從單兵攻擊、班攻擊到排攻擊，都在七一四高地。衝上去，下來；再衝上去，下來。一整個早上或下午就在山頭間打轉。（吳鳴，2006）

走筆至渡也的詩，也同樣出現那條〈先鋒路〉：

陸軍步校有一條路
步兵的汗水凝結而成
一九八五年十月中旬開始
我們流汗走過
不准休息不准流淚
每個人都要走
每天都要走……（渡也，1994：122）

無論散文或詩，皆傳達軍中的身體受到強制性的操練，那條先鋒路是「汗水凝結而成」、「不准休息不准流淚」，皆說明訓練之嚴厲。尤其，在鳳山受完預官訓的吳鳴，以為分

發部隊後即任步兵排長，怎料方抵金門，就被選進「政戰特遣隊」——國軍仿美軍綠扁帽編組，秘密組成的精銳隊伍，其操練更是精實：

那是一種艱苦的過程，有許多訓練是非身歷其境的人所能體會，也就不多說了。講些普通的吧！我每天要跑一萬公尺，然後是拳擊和擒拿、柔道等等，此外每天得做幾百個伏地挺身、仰臥起坐和交互蹲跳，因為要上山訓和受跳傘訓練。我每天總是在流血、流汗與流淚中度過，那種日子現在回想起來彷彿是一場噩夢。（吳鳴，1984：109）

對體魄的強調，必然與昔日讀史（吳鳴）、學文（渡也）的知識活動大相逕庭，所以吳鳴用「一種艱苦的過程」、甚至是「噩夢」來形容。也正是這樣，在訴求「雄壯威武」的軍隊內部，出現異於外部社會時間的年齡感受，像小野寫到：

自以為在學生時代是不錯的長跑選手，應付長跑是綽綽有餘了，卻不知道學生時代只不過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罷了。到了軍中，那些弟兄們像鐵打一般累不倒，跑個幾圈之後，我就要被他們拋得老遠了。我只有開自己玩笑說：「歲月不饒人。」我對那個練過金鐘罩、鐵布衫輕功的董忠勇說：「想當年——你不是我的對手。」他笑笑，扭扭壯碩的身子說：「我還能再跑十圈。」……（小野，2013：178）

說此番話的小野，時當 1975 年入伍的 24 歲。他發現長跑時落後其他弟兄，因此說出「歲月不饒人」、「想當年」的傷春之語。24 歲的小野尚且感嘆如此，遑論取得博士學位才向軍隊報到的渡也。1985 年 33 歲的他，在學界，是三十而立的新秀；但與 18 歲入伍的同袍齊步走在先鋒路，即有 15 歲的差距，這就是為什麼預官渡也稱 33 歲的自己是「高齡」，自喟「年老從軍」（渡也，1994：自序）。

在謳歌強健身體的軍隊，33 歲的「老兵」渡也訓練時不慎摔成重傷，於軍醫院治療達一年餘。因此，他有三首異於一般軍旅書寫的傷兵之作：〈是誰在我腰部砍了一刀〉、〈台灣電力〉、〈不准破裂〉，描述痛徹刺骨的肉身苦難：

是誰在我生命中，持刀
要將我攔腰斬斷
風雨聯袂而來，有閃電
在前方叫囂
啊，脊椎骨彎了……（渡也，1994：156-158）

〈台灣電力〉則以停電的意象抒發對病痛和未來的擔憂：

我似乎停電了
我的火力、核能發電廠，好像
全停工
病了……（渡也，1994：160）

但，這些詩作曲終之際，總會反轉為勵志的高昂。〈是誰在我腰部砍了一刀〉在吶喊「啊，脊椎骨彎了」後，他的聲音變得篤定：

我要摹仿竹子的筆直
站著，與松柏併肩
帶我三十三歲的生命
迎風雨前行
絕不低頭，永遠拒絕
倒下（渡也，1994：157-158）

這樣挺拔的態勢，在〈不准破裂〉更為明顯，詩人逕從詩題直指傷處，向它喊話：「不准破裂」！並且宣布，仍然要繼續前進：

而人生之道，文學之旅
人類前進之路仍然平坦，仍然
筆直，永不彎曲
啊，永遠不准不要不能
破裂（渡也，1994：163-164）

「絕不低頭，永遠拒絕／倒下」、「永遠不准不要不能／破裂」……，這些句子宛如傷兵奮勇爬起後，雄赳赳、氣昂昂的精神答數，和步校先鋒路上行進間的喊話並無二致、同樣響亮。渡也遭逢疾患，但據傷兵之詩的內容，不見批判令其受傷的始作俑者——軍隊，反覆傳達的是自己心心念念著「人生之道，文學之旅」，彷彿欲透過搖著筆桿的戰鬥形式，堅定志向。

還原這些作品的寫作時空，屬於戒嚴時期，¹⁵彼時渡也已經成家，在序文裡不諱言

¹⁵ 渡也《不准破裂》於 1994 年出版，但他在序文表示，本書蒐錄的詩作多完成於 1985 年 10 月至 1987 年 7

地表示，發表作品是當時收入的來源之一：「服役期間，月薪區區五、六千，……我必須以寫作維生」、「住院臥病在床，仍努力創作，為糊口而奮戰」（渡也，1994：自序）。詩人在檢查制度下要讓作品能持續亮相，自然不能干犯當局禁忌。

又，雖然經濟可能是影響書寫取向的因素，但觀察渡也受傷前的軍旅詩作，除〈收假〉吐露服役須與親人分別的無奈之外，他軍旅書寫的主調，皆符應大環境的集體精神。以〈出擊〉為例：

白天在滾進中
我成為一套草綠服
以陽光泥土汗水織成
我看見陽光泥土汗水的心中也懷著
戰鬥意志
……
前方的我是一株草
或者僅僅是
一滴汗
一粒鹽
滲入祖國廣大厚實的土地（渡也，1994：125）

「一株草」隱喻穿草綠色軍服的「我」；軍隊大量的體能訓練，令「我」化成「汗」、分解為「鹽」，最終，這些都將歸於土地（國），兩相交融，如同軍人和國家本為一體，「雙方都是為了對方而存在」（厄文·高夫曼著、群學翻譯工作室譯，2012：19）。

以「國」之名，令承擔軍人一職，是義無反顧的光榮。吳鳴、小野當時的寫作，也是在這樣的框架下進行。離開花蓮遠赴金門服役的吳鳴，未曾埋怨當兵讓他離鄉背井，字裡行間盡是「故國與鄉情，歷史和現實，迭次交錯地流過脈管」（吳鳴，1984：4）。他以「現代戍邊人」的位置抒發「古典豪情」（吳鳴，1984：107），每每從歷史存續論證身為軍人的責任：

想著我們的上一代，在苦難中成長，在經過砲火洗禮的歲月裡磨練，而後，植下這滿島的青翠，這分對土地的愛，這分對家國的愛，是教人久久感動的。……而今，第二代的孩子已經長成，披上草綠服，來到金門，在寂寞寒冷的夜晚，端著

槍，吆喝著口令，承繼著上一代的使命，擔負起歷史的十字架……懷想當年為裸露大地披上綠衣的苦心，那指著敵人方向的剗刀同槍口乃更堅定，像一排排以血汗灌溉的路樹，聳立著不屈的意志。林樹的生命綿延無盡，薪傳一代復一代，這戰爭的衣鉢承繼著，歷史也便這樣綿延無盡。（吳鳴，1984：99）

吳鳴感動前人保家衛國的精神，視自己為「國」離「家」當兵乃「使命」、「歷史的十字架」，認分的予以承繼，並興發在前線把槍口架好、指向敵人的豪情。無獨有偶，雄壯威武的愛國情操也屢屢從小野的《生煙井》冒出，他甚至嚮往戰死沙場：

我突然開口說：「你相信我會是一個勇敢的軍人嗎？」

你笑著拚命點頭，於是我又感激的想哭了。我繼續說下去，心裡沈沈的：「你知道我現在是嚮往那一種死法？」

這一次你卻緩緩搖頭了。我告訴你答案：「戰死在沙場。」

你低頭不語，嘴角掀動了好幾下，你是想唸出王翰的那首詩嗎？

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你曾說，這兩句是「懦弱而又固執」的，我卻以為那樣悲壯的死已經掩飾了戰爭本身的荒謬……我一直最羨慕以色列那些為了拯救祖國而放棄學業和工作，從世界的每個角落回到祖國加入戰爭的大學生和商人。……所以有一回，我見到四個打麻將的年輕人，就忍不住對你吼叫：「真想燒了那些麻將。」……因為我總喜歡有些「自虐」的拿每個戰爭時代的年輕人和自己這一代相較，有時不免就咬牙切齒了。（小野，2013：105-106）

小野的軍旅之作同樣盤踞著「古典豪情」，除援引邊塞詩烘托征人心境，更帶有非常時期書生應投筆從戎，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浪漫。所以，他萌生「戰死在沙場」的幻想，眼底容不下不知亡國恨的玩麻將的年輕人。是這樣，他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想逃兵役？因小野起先以為自己深度近視可能無法當兵時，「躲到書房痛哭流涕。這簡直是對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最大的屈辱」、「愛國熱血到想去金門馬祖的外島接受磨練，因為我想成為陽剛勇猛的男人」（小野，2013：序）。

換句話說，軍隊之上還有更具權威但隱密無形的「全控制機構」——國家，它從政治、教育、軍隊……，全面性地將所有人整併進設定的體制，包含思想。屬於「四年級」預官作家「少作」的軍旅書寫，皆完成於台灣思想備受箝制的戒嚴時期；¹⁶在長期接受政府純淨無雜質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教育的薰染下，預官作家個人的病痛、鄉情，放到神

¹⁶ 小野《生煙井》1977年出版，吳鳴《湖邊的沉思》1984年出版。

龕化的「國家」面前，成為必須學習排除、消解的「小我」，三位預官作家一致的以「大我」為念、為榮。當然，他們的表述，亦嵌合社會對於性別的想像，也就是服兵役等於台灣男性的成年禮，不當兵是「男子漢最大的屈辱」，唯有當過兵才是真男人，甚至要到外島服役，方能成就「陽剛勇猛的男人」，連結主流文化對陽剛特質的推崇。

四、結論

入營專車載走了「四年級」、「五年級」、「六年級」……的台灣男子，他們從各種角色脫離，蛻變為軍人，二至三年後，復返回原來的角色。「當兵不當兵，這不是一個選擇題」，是台灣男子人生旅程中「必然」的「義務」。本文從台灣戰後出生的第一代——「四年級」追溯起，回歸役男的主體經驗，探問軍隊如何將他們變成軍人，以及他們的調適和回應。之所以鎖定預官，乃因其大專生的精英身分，更能聚焦並凸顯他們從「文青」變成「兵」的身分改異。

透過三名「四年級」預官作家：小野、渡也、吳鳴作品中呈現的軍旅經驗，本文發現，入伍實為一道「中斷」的手續，它將原來世界某種穩定的社會安排所形成的自我觀念，予以強勢剝奪，包括個人物品改以全體配發的一式物件，以及無法掌握軍隊的行動但須全力配合，這一切都是為了要將役男重塑成合於軍隊的物件，達致國家宏大的意圖。面對巨大且無所不在的軍隊體制，預官最實體的接觸是弟兄，他們藉由稱兄道弟的「次級調適」找到立足點。由於軍隊工作以勞務和體能訓練為主，異於大學的知識活動，讓預官覺得對實務性的勞務陌生、無法勝任而感覺羞赧，加上體能上的落後，發展成軍隊裡的年齡感要早衰於外部世界。此外，書寫亦成為預官作家淪為傷兵之際，抵禦病痛的一種抗戰方式。但，不論是軍旅生活中體能的過度鍛造、病痛的磨難、甚或引發思人思鄉之情，三名「四年級」預官作家的書寫都未曾批判體制，或許是因為寫作當下屬於戒嚴時期，令其信仰從軍報國是一種榮耀，並且認同「陽剛勇猛」的男性氣質，以為要當兵才算「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印證國家透過軍隊進行性別化的治理，成功的將軍事目的以「成年禮論述」，合理化的嵌進台灣男性的人生。

引用書目

- 小野，2013，《生煙井》，台北：遠流。[Hsiao, Yeh. (2013). *Smoke Well*. Taipei: Yuan Liou.]
- 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群學翻譯工作室譯，2012，《精神病院》，台北：群學。[Goffman, Erving. (2012).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Socio Studio of Translation, Trans.). Taipei: Socio.]
- 王德威，2004，〈老去空餘渡海心〉，收錄於齊邦媛、王德威主編，《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台北：麥田，頁 9-13。[Wang, Der-wei. (2004). Growing Old with Aspiration Left unfulfilled. In Pang-yuan Chi & Der-wei Wang (Eds.), *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pp. 9-13). Taipei: Rye field.]
- 吳亦昕，2009，〈從「南洋」照見自己——論陳千武「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系列小說〉，《新地文學》，第 8 期，頁 278-290。[Wu, Yi-shin. (2009). Seeing Yourself from South Seas: Illustrating with Chen Qian-wu's Series Novels about Taiwan Special Volunteers. *New Land Literature*, 8, 278-290.]
- 吳鳴，1984，《湖邊的沈思》，台北：九歌。[Wu, Ming. (1984). *Meditation by the Lakeside*. Taipei: Chiuko.]
- 吳鳴，2005，〈從特遣兵到大學教授——吳鳴〉，《人社東華》，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15，瀏覽日期：2017.06.15。[Wu, Ming. (2005). From Task Force to Professor: Wu Ming. *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nline*. Retrieved June 15, 2017, from 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115.]
- 吳鳴，2006，〈鳳山步校，攻不下的七一四高地〉，吳鳴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2026764.html>，瀏覽日期：2017.06.15。[Wu, Ming. (2006). Fongshan Army Infantry School: 714 Highlands Can't Be Attacked. Wu Ming's Blog. Retrieved June 15, 2017, <http://blog.roodo.com/wuming/archives/2026764.html>.]
- 唐捐主編，2006，《臺灣軍旅文選》，台北：二魚。[Tang, Juan. (Eds.). (2006). *Taiwan Military Literary Selection*. Taipei: Two Fishes.]
- 高穎超，2006，〈做兵、儀式、男人類：台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2000-2006〉，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Kao, Ying-chao. (2006). *Doing Soldier, Rituals and Men: A Masculinities Study on Service Process of Conscriptive Soldiers in Taiwan (2000-2006)*.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張淑雅，2010，〈「主義爲前鋒，武力爲後盾」：八二三砲戰與「反攻大陸」宣傳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0 期，頁 1-49。[Chang, Su-ya. (2010). The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and “Return to the Mainland” Propagand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70, 1-49.]
- 張雅惠，2004，〈決戰時期台灣青年的心靈圖像——以周金波「志願兵」爲主的討論〉，《台灣人文》，第 9 期，頁 1-14。[Chang, Ya-hui. (2004). The Spiritual Image of Youth in Taiwan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Illustrating with Zhou Jin-bo’s “Shiganhei.” *Taiwanese Humanities*, 9, 1-14.]
- 梅家玲，2001，〈白先勇小說的少年論述與台北想像——從《台北人》到《孽子》〉，《中外文學》，第 350 期，頁 59-81。[Mei, Chia-ling. (2001). The Juvenile Discourse and Taipei Imaginary in Pai Hsien-yung’s Fiction: From *Taipei People* to *Crystal Boys*.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350, 59-81.]
- 莫素微，2007，〈戰爭、同化與階級——周金波著〈志願兵〉與公民身分的追尋〉，《台灣文學學報》，第 10 期，頁 131-161。[Mo, Su-wei. (2007). War, Assimilation and Class: Shiganhei and the Pursuit of Citizenship. *Bulleti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10, 131-161.]
- 許正平，2006，〈當兵不當兵，這不是一個選擇題〉，收錄於唐捐主編，《臺灣軍旅文選》，台北：二魚，頁 135-137。[Hsu, Cheng-ping. (2006). To Do the Military Service or Not is Not an Option. In Juan Tang (Ed.), *Taiwan Military Literary Selection* (pp. 135-137). Taipei: Two Fishes.]
- 陳青松，2002，〈我國史無前例的第一期預備軍官〉，《歷史月刊》，第 174 期，頁 129-131。[Chien, Ching-Sung. (2002). Unprecedented First Phase Reserve Officer in Our Country. *Historical Monthly*, 174, 129-131.]
- 渡也，1994，《不准破裂》，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Tu, Yeh. (1994). *Do Not Break*. Changhua: Changhua County Cultural Center.]
- 裴學儒，2001，〈軍隊文化、男性氣概與性傾向壓迫~台灣男同性戀者的兵役經驗分析〉，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Pei, Hsueh-ju. (2001). *Military Culture, Masculinity and Sexuality Oppression ~The Experiences of Military Service of Gays in Taiwan*.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劉正忠，2001a，〈軍旅詩人的疏離心態：以五六十年代的洛夫、商禽、痲弦爲主〉，《台灣文學學報》，第 2 期，頁 113-156。[Liou, Zheng-zhong. (2001a). The Sense of Alienation in the Poets as Soldiers: Luo Fu, Shang Qin, Ya Xian and Others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Bulleti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2, 113-156.]

- 劉正忠，2001b，〈軍旅詩人的異端性格——以五、六十年代的洛夫、商禽、痲弦為主〉，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Liou, Zheng-zhong. (2001b). *The Poets as Soldiers and Their Heretical Inclination: Luo Fu, Shang Qin, Ya Xian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劉志宏，2010，〈一九五〇、六〇台灣軍旅詩歌的空間書寫——以洛夫、痲弦、商禽為考察對象〉，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論文。[Liu, Zhi-hong. (2010). *A Study on Spatial Writing in Taiwan Military Poems during the 1950s-60s: Luo Fu, Ya Xian, Shang Q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Fo Guang University, Yilan, Taiwan.]
- 蔡豐全，2009，〈台灣當代戰爭詩研究幾個可能的取徑：文學、文化、傳播觀點〉，《復興崗學報》，第 94 期，頁 229-254。[Tsai, Fong-chuan. (2009). Possible Approaches of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War Poetry—Literary, Cultural, and Media Perspectives. *Fu Hsing Kang Academic Journal*, 94, 229-254.]
- 錢弘捷，2005，〈戰後台灣小說中老兵書寫的離散思維〉，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Chien, Hung-chieh. (2005). *Diasporic Studies of Veterans from Mainland China after 1949 in Taiwanese Fictio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 饒博榮著、李延輝譯，2001，〈〈龍天樓〉情文兼茂，不是敗筆——王文興對官方歷史與反共文學的批判（節譯）〉，《中外文學》，第 30 卷第 6 期，頁 93-114。[Riep, Steven L. (2001). A Case of Successful Failure: “Dragon Inn” and Wang Wen-hsing’s Critique of Official History and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An Abridged Translation) (Yen-hui Li, Trans.).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30(6), 93-114.]

Military Writing of “Fourth-Grade” Reserve Officer Writers in Taiwan: The Case of Hsiao Yeh, Tu Yeh and Wu Ming

Hsu, Chien-chiao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nan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Abstract

After Taiwan's conscription order issued in 1951, all male citizens in Taiwan would need to join the army when they are 18 years old. However, the compulsory servicemen only possess the status of soldiers temporarily, and the reserve officers were regarded as “elites” in the past because only those university graduates were qualified for application and the acceptance rate was low. This paper focuses on writers Hsiao Yeh, Tu Yeh and Wu Ming, who were born in the 1950s (the so-called “fourth grade” generation; par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born after WWII) and had once served as reserve officers,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he army turned the already famous young writers into soldiers and their self-adjustment in the army.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army, personal objects are replaced by collectively distributed objects, thus “leaving off” the youths' original living environment; besides, the individuals could not control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could only fully cooperate with the army, making it convenient for the army to shape the youths into objects fitting nicely into its design. Different from the knowledge activities in the university, the labor activities and physical training in the army make the reserve officer writers feel ashamed due to the unfamiliar feeling. Moreover, their physical weakness would make them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aging on human bodies earlier,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outside the army. However, the reserve officers find a foothold by calling their comrades brothers. Writing also becomes a way for them to resist ailment when injured. Overall, their writings indicate how military service had been regarded as an honorable act at that time and how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aggressive masculinity” had revealed the permeation of military governance among male citizens' life experience through a coming-of-age discourse.

Keywords: military writing, military experience, Hsiao Yeh, Tu Yeh, Wu Ming